

官场现形记
(下)

中国古典名著全集

官场现形记

（一）

清·李宝嘉/著

远方出版社

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

话说小兔子去了三四天，贾制台忽然接到蕪州知州一个夹单，说是“宪台表老爷萧某人乘了轮船路过卑境，停船的时候，上下搭客混杂不分，偶不小心，包裹里的银子被扒儿手悉数扒去，现在住在敝署不能前进，请示办理”等语。原来小兔子自从上了轮船，东张西望，并不照顾自己的行李，以致遇见扒手。当时齐巧解开包裹找衣服穿，一摸银子没有了，立刻吵着闹着要船上人替他捉贼。贼捉不到，就哭着要船上茶房赔他，一会又说要上岸去告状。船上的人落得顺水推船，趁着轮船还未离岸，马上动手把他的行李送到岸上，由他去告状。他问了问，晓得靠船地方是蕪州该管，忙坐了一辆小车子奔到州里来告状。

这州官姓区，号奉仁。一听是制台的表弟，便也不敢怠慢，立刻请他到衙门里来住；一面禀明制台，请示办理。夹单后面又说：“这银子是在轮船上失去的。轮船自有洋人该管，卑职并无治外法权，还求大人详察。”他的意思以为着此一笔，这事便不与他相干，无非欲脱自己的干系。谁知制台看了这两句心上不自在，便道：“不管他岸上水里，总是他蕪州该管，少了东西就得问他要。我的亲戚他们尚且如此，别的小民更不用说了！”说罢，便下了一个札子，将蕪州区牧严行申飭，说他：“捕务废弛，限三天人赃并获；逾限不获，定行撤委。”区奉仁接到此信，无奈只得来同小兔子商量，私底下答应小兔子，凡是此番失去的银子都归他赔。额外又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的程仪，又另外替他写了船票，打发一个家人、两个练勇，送他回籍。一面自己上省禀见制

台，面陈此事。

这位区知州是晚上上了火，就赶着过江的。到了省里，恐怕制台记挂表弟，立刻上院禀见。幸亏贾制台是个起居无节的，三四更天一样会客。巡捕、号房晓得他的脾气，便也不敢回家，大家轮班在院上伺候。虽是三更半夜，辕门里头仍旧热闹得很。区奉仁走到官厅一看，已经有个人在那里了。这个人歪在首县一向坐惯的一张炕上，低着头打盹，有人走过他的面前，他也不曾觉得。这里官厅子共是三间，厂间只点了一枝指头细的蜡烛，照得满屋三间仍是黑沉沉的，看得不十分清楚。区奉仁是久在外任，省城里这些同寅素来隔膜，初进来时，见那人坐着不动，便也懒得上前招呼。此时正是十月天气，忽然起了一阵北风，吹得门窗户扇唏哩哗啦的响。蜡烛火被风一闪，早已蜡油直泻下来，一支蜡烛便已剩得无几了。区奉仁此时也觉得阴气凛凛，寒毛直竖。正想叫管家取件衣服来穿，尚未开口，只见炕上那个打盹的人忽然“啊唷”一声，从炕上下来，站着伸了一个懒腰，仍就歪下，却不知从那里拖到一件又破又旧的一口钟，围在身上，拥抱而卧，一双脚露在外头，却是穿了一双靴子。区奉仁看了甚是疑心，既不晓得他是个什么人，倘若是个官，何以并无家人伺候，却要在这里睡觉？一面寻思一面看表，他初进来的时候是十一点半刻，此时是三点一刻。

正在看表，忽然听见窗户外面一班差人、轿夫蹲在那里，嘴里不住的嘘哩嘘哩的响，好像吃面条子似的。区奉仁听得清切，便想：“此时也不早了，肚里也有些饿了，我何不叫他们也买一碗吃了，一来可以充饥，二来可以抵挡寒气。”主意打定，便想推出门去叫人。谁知外面风大得很，尖风削面，犹如刀子割的一般。尚未开口，管家们早已瞧见，赶了进来，动问老爷：“有何使唤？”区奉仁连忙缩了回来，仍就坐下，喘息稍定，便把买面的话说了。管家道：“三更半夜那里有卖面的。他们一般人是冻

的在那里噓哩噓哩的喘气，并不是吃面，老爷想是听错了。老爷要吃面，等小人出去到辕门外面去买了来。”区奉仁点点头，管家自去买面。停了好半天，只买得一碗稀粥。说是天将四鼓，面是没有的了。区奉仁只得罢休。

吃过了粥，登时身上有了热气，就问上头为什么还不请见。管家回道：“听说同首府说话哩。首府从掌灯就进来，一直跑进签押房，大人留着吃晚饭，谈字、谈画，一直谈到如今还没有谈完。”江汉关道从白天两点钟到这里，都没有见着哩。这位大人只有同首府说得来，有些司、道都不如他。”区奉仁道：“首府本来同制台是把兄弟。”管家道：“听说现在又拜了门，拜制台做老师，不认把兄弟了。通武昌省城，只有他可以进得内签押房，别人只好在外头老等。”区奉仁道：“照这样子，可晓得他几时才见？”管家道：“小的进来就问过号房，马上就见亦说不定，十天半个月亦说不定，就此忘记了，不见也说不定。”区奉仁道：“我是有缺的人，见他一面，把话说过了，我就要回去了。被他如此耽误下来也好了！”管家道：“这话难说，不是为此，怎么这官厅子上一个个都怨声载道呢？”主仆二人正讲得高兴，忽见炕上围着一口钟睡觉的那个人一骨碌爬起，一手揉眼睛一手拿一口钟推在一边，又拿两手拱了一拱，说道：“老同寅放肆了！你阁下才来了一霎工夫，已经等的不耐烦，兄弟到这里不差有一个月了！”区奉仁一听这话，大为错愕，忙站起来请教贵姓、台甫。那人便亦起身相迎，回称：“姓瞿，号耐庵。”区奉仁一听这瞿耐庵三字很熟，想了一回，想不起来。

原来这瞿耐庵自从到了兴国州，前任因为同他不对，前任帐房又因需索不遂，就把历任移交的帐簿子一齐改了给他。譬如素来孝敬上司一百两银子的，他簿子上却是改做一百元；应该一百元的，都改做五十元。无论瞿耐庵的太太如何精明、如何在行，见了这个簿子总信以为真，决不疑心是假造的。谁知这可上了当

了，送一处碰一处，送两处碰两处，连他自己还不明白所以然，已经得罪的人不少了。你道前任帐房的心思可恶不可恶！

起初湍制台在湖北，了姑爷戴世昌腰把子挺得起，说得动话，瞿耐庵靠着他的虚火，有些上司晓得他的来历，大众看制台份上，都不来同他计较，所以孝敬上司的数目就是少些，还不觉得。不料湍制台一朝调离，了姑爷尚且失势，他这个假外孙婿更说不着了。贾制台初署督篆，说有人说他坏话。起先贾制台还看前任的面子，不肯拿他即时撤任；后来说他坏话人多了，又把他在任上听断如何糊涂，太太如何要钱，一齐掀了出来。齐巧本府上省，贾制台问到首府。首府又替他下了一副药，因此才拿他撤任。撤任回省，接连上了三天辕门，制台都没有见他。后来因为要甄别一票人，忽然想着了他，平空里忽然传见。

瞿耐庵闻命之后，忙得什么似的，也没有坐轿子，就赶到制台衙门里来。来传的人是十二点一刻到他公馆，瞿耐庵没有吃午饭，不到十二点三刻就赶到辕门，走进官厅，一直坐了老等。谁知左等不见请，右等也不见请，想要回去，又不敢回去，肚里饿得难过，只好买些点心充饥。看看天黑下来，找到一个素来认得的巡捕，托他请示。巡捕道：“他老人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么？谁敢上去替你回？他一天不见你就得等一天；他十天不见你就得等十天；他一个月不见你就得等一个月。他什么时候要见，你无论三更半夜、天明鸡叫，你都得在这里伺候着。倘若走了不在这里，他发起脾气来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原来这巡捕当初也因少拿了瞿耐庵的钱，心上亦很不舒服他，乐得拿话吓他，叫他心上难过难过。瞿耐庵本来是个没有志气的，又加太太威风一倒，没了撑腰的人，听了巡捕的话，早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得诺诺连声，撤回官厅子上静等。那知等到半夜，里边还没有传见。这一夜竟是坐了一夜，一直未曾合眼。

等到第三天天明，就在官厅子上洗脸、吃点心。停了一刻，

上衙门的人都来了，官厅子上人都挤满。等到制台传见了几个，其余统统散去，又只剩得他一个，仍旧不敢回家，只得又叫管家到公馆里搬了茶饭来吃。这日又等了一天，还没请见。又去请教巡捕。巡捕生气说道：“你这人好麻烦，同你说过，大人的脾气是不好打发的。既然来了，走不得！怎么还是问不完？”瞿耐庵吓的不敢出气，仍回到官厅上。这夜不比昨夜了，因为昨夜一夜未曾合眼，身子疲倦得很，偶然往炕上躺躺，谁知一躺就躺着了。这一觉好睡，一直睡到第二天出太阳才醒。接着又有人来上院，他碰见熟人也就招呼，好像是特地穿了衣帽专门在官厅子上陪客似的。一霎时各官散去，他仍旧从公馆里搬了茶饭来吃，只因其时天气尚不十分寒冷，所以穿了一件袍套还熬得住。

如是者又过了几天，一直不回公馆，太太生了疑心，说：“老爷不要又是到汉口被什么女人迷住了，所以不回来。”偷偷的自己过江探问，无意之中，又打听到前次率领家人去打的那个人家，的确是老爷讨的小老婆，那女人名唤爱珠，本是汉口窑子里的人，当时不知道怎样被夏口厅马老爷一个鬼串，竟被他蒙住了。后来瞿耐庵到任，很寄过几百银子给这个女人。不过瞿耐庵惧内得很，一直不敢接他上任。那爱珠又是堂子里出身，杨花水性。幸亏马老爷顾朋友，说道：“倘若照此胡闹下去，终究不是个了局。”就写了一封信给瞿耐庵，说爱珠如何不好，“恐怕将来为盛名之累，已经替你打发了。”瞿耐庵得信之后，无可如何，只索丢开这个念头。如今这事全盘被太太访闻，始而不禁大怒，既而晓得人已打发，方才把气平下。汉口找不到老爷，于是过江回省。怕家人说的话靠不住，又叫自己贴身老妈摸到制台衙门州、县官厅上瞧了一瞧，果然老爷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方始放心，天天派了人送饭送衣服给老爷。过了几天，又因天气冷了，夜里实实熬不住，被头褥子无处安放，只送了一件一口钟，又一条洋毯，以为夜间御寒之用。

闲话少叙。且说当时区奉仁拿他端详了一回，方才想起从前有人提过他，是前任制台的寄外孙婿。闻名不如见面，怎么今天也会弄到这个样子。便大略的问了一问，瞿耐庵是老实人，就一五一十的把从前如何得缺，后来如何撤任，回省上辕门，制台如何不见，如今平空的传见，及至来了，一等等了一个月不见传见，以及巡捕又不准他走的话，详述一遍。区奉仁听了，一面替他叹息，一面又自己担心，不觉皱紧眉头，说道：“吾兄在省候补，是个赋闲的人，有这闲工夫等他。兄弟是实缺人员，地方上有公事，怎么够耽擱得许久呢？”瞿耐庵道：“你要不来便罢，既然来了，少不得就要等他。我正苦没有人作伴，如今好了，有了你老哥，我们空着无事谈谈，兄弟倒着实可以领教了。”区奉仁道：“不要取笑，他不见终久不是个事。兄弟这趟上省，只带了中毛衣服来，大毛的没带，原想就好回任的，如今被你老哥这一说，兄弟还要派人回薪州去拿衣服哩。”瞿耐庵道：“今儿这个样子大约是不会传见的了。你把补褂脱去，也到这炕上来睡一回儿，就是不睡着，我们躺着谈心。夜深了，天气冷，两个人睡在这炕上，总比外面好些。我这里有一条洋毯，你拿去盖盖脚。我这里有一口钟，也可以无须这个了。”起先区奉仁还同他客气，不肯上炕来睡，后来听听里面杳无消息，夜静天寒，窗户又是破碎的，一阵阵的凉风吹了进来，实在有些熬不住了。瞿耐庵又催了三回，方才上炕睡的。两个人就拿了两个炕枕作枕头。

睡下之后，瞿耐庵又同他说：“不瞒老哥说，这三间屋里，上面有几根椽子，每根椽子里有几块砖头，地下有几块方砖，其中有几块整的，几块破的，兄弟肚子里有一本帐，早把他记得清清楚楚了。”区奉仁听他说得奇怪，忙问所以。瞿耐庵方同他说：“兄弟要见不得见，天天在这里替他们看守老营。别人走了，单剩兄弟一个，空着没有事做，又没有人谈天，我只好在这里数砖头了。”区奉仁闻言，甚为叹息。瞿耐庵又说：“我们睡一会罢，

停刻天亮又有人来上衙门，一耽误又是半天哩。”却好区奉仁也有些倦意，便亦朦胧睡去。次日起来，才穿好衣服，赶早上衙门的人已经来了。他俩是日又等了一天，仍未传见。这夜又在官厅上盖着洋毯睡了一夜。

到了第三天，区奉仁熬不住了。幸亏他是现任，平时制台衙门里照例规矩并没有错，人缘亦还好，便找着制台的一个门口，化上一千两银子。托他疏通，那人拍胸脯说，各事都在他的身上。”齐巧这天有人禀见巡捕，替他把手本一块儿递了上去。贾制台叫请进去的时候，惟恐大人见怪，两手捏着一把汗。及至见了面，制台挨排问话，问到他只说得两三句，第一句是：“你几时来的？”区奉仁恭恭敬敬回了声：“卑职前天就来了。”上头又说：“长江一带剪络贼多得很啊，轮船到的时候总得多派几个人弹压弹压才好。”区奉仁答应了两声：“是。”制台马上端茶送客。区奉仁方才把心放下，等到站了起来，又重新请一个安说：“大人如无什么吩咐，卑职禀辞，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。”贾制台点点头道：“你赶紧回去罢。”说罢，把一千人送到宅门，一呵腰，制台进去。然后区奉仁又去上藩、臬两司衙门。从司、道衙门里下来，回到寓处收拾行李。

刚要起身，忽见执贴门上拿着手本上来，回称：“新选蕪州吏目，随太爷特来禀见。”区奉仁一看，手本上写：“蓝翎五品顶带新选蕪州吏目随风占”一行小字，便道：“我马上就要出城赶过江的，那里还有工夫会他？”执贴门道：“自从老爷一到这里，才去上制台衙门，不晓得他怎样打听着的，当天就奔了来。老爷一直没回家，他就一连跑了好几趟。他说老爷是他亲临上司，应得天天到这里来伺候的。”区奉仁听他说话还恭顺，便说了声：“请。”执贴门出去。

一霎时只见随风占随太爷戴着五品翎顶，外面一样是补褂朝珠。因为第一次见面，照例穿着蟒袍。未曾进门，先把马蹄袖放

了下来，一进门，只见他把两只手往后一掩，恭恭敬敬走到当中跪下，磕了三个头，起来请了一个安，跟手从袖筒管里拿履历掏了出来，双手奉上，又请了一个安。此番区奉仁见下属不比见制台了，大模大样的回礼起来，收了履历。随风占替他请安。他只拿只右手往前一竖，把腰呵了呵，就算已经还礼了。当下分宾坐下。区奉仁大约把履历翻了一翻，因为认得的字有限，也就不往下看了。翻完了履历，便问：“老兄贵处是山东？”随风占道：“卑职是安徽庐州府人。”区奉仁诧异道：“怎么履历上说是山东呢？”再翻出来一看，才知道他是山东赈捐局捐的官，原来错看到隔壁第二行去了。自觉没趣，只得搭讪着问了几句：“你是几时来的？几时去上任？”随风占一一回答了。立刻端茶送客。也同制台送下属一样，送了一半路，一呵腰进去了。随风占又赶到城外，照例禀送，区奉仁自去回任不提。

单说随风占禀到了十几天，未见藩台挂牌飭赴新任，他心上发急。因为同武昌府有些渊源，便天天到府里禀见。头一次首府还单请他进去谈了两句，答应他吹嘘。以后就随着大众站班见了。有天首府见了藩台，顺便替他求了一求。藩台答应。首府回来，看见站班的那些佐杂当中，随风占也在其内。进了宅门，就叫号房请随太爷进来。号房传话出去。随风占马上满面春风，赛如脸上装金的一样，一手整帽子，一手提衣服，跟了号房进去。见面之后，首府无非拿藩台应允的话述了一遍。随风占请安，谢过栽培。首府见无甚说得，也只好照例送客。等到随风占出来之后，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齐追上前来，拿他围住了，问他：“太尊传见什么事情？”随风占得意洋洋的还不肯说真话，只说“有两个差使，太尊叫我去，我不高兴去。太尊叫我保举几个人，我一时肚皮里没有人，答应明天给他回音。”大众一听首府有什么差使，于是一齐攒聚过来，足足有二三十个，竟把随风占围在核心。好在一班都是佐杂太爷，人到穷了志气就没有了，什么怪

像都做得出。其时正在隆冬天气，有的穿件单外褂，有的竟其还是纱的，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，有些黄线都已宕了下来。脚下的靴子多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，有两个穿着抓地虎，还算是好的咧。至于头上戴的帽子，呢的也有，绒的也有，都是破旧不堪；间或有一两顶皮的，也是光板子没有毛的了。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，都一个个冻的红眼睛、红鼻子；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，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，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揩抹。如今听说首府叫随凤占保举人，便认定了随凤占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，一齐围住了他，请问贵姓、台甫。

当中有一个稍些漂亮些的，亲自走到大堂暖阁后面一看，瞥见有个万民伞的伞架子在那里，他就搬了出来靠墙摆好，请他坐下谈天。随凤占看看没有板凳，难拂他的美意，只得同他坐下，也请教他的名姓。那人自称姓申，号守尧，是个府经班子，二十四岁上就出来候补，今年六十八岁了。先捐了个典史，在河南等过几年，分在卫辉府当差。有年派了个保甲差使，晚上带了巡勇出门查夜，有一个吃醉酒的人，拦住当路骂人，被他碰见了。彼时少年气盛，拉下来就五十板。等到打完了，那人才说：“我是监生。”捐了监的人，不革功名是打不得屁股的。当时无法，只得拿他开释。谁知第二天，通城的监生老爷都来不答应他，说他擅责有功名的人，声称要到府里去告他。他就此一下，卷卷行李逃走了。后来还是那个挨打的人恐怕闹出来于自己面子不好看，私自出来求人家，劝大众不要闹了，这才罢休。后来本府也晓得了，明知他是畏罪而逃，乐得把差使委派别人。地方上少掉一个试典史是不打紧的，倒也没有人追究。他闹了这个乱子，河南不能再去。齐巧他兄弟一辈子当中，当初有个捐巡检的，后来这人死了，他顶了这巡检名字。化几个钱，捐免验看，一直到湖北候补。正碰着官运亨通，那年修理堤工案内，得了一个异常劳绩，保举免补本班，以府经补用。年代隔得远了，他自己也常常拿从

前的事情告诉别人，以鸣得意。还说什么：“你们不要瞧我不起，虽然是官卑职小，监生老爷都被我打过的。”人家听惯了，都当他有些痰气，没有人去理会他。此时同随风占拉拢上了，便嘻开了一张胡子嘴，同随风占一并排坐在伞架子上，攀谈起来。随风占难却他这番美意，只得同他坐在一块儿谈天。

究竟佐杂太爷们眼眶子浅，见申守尧同随风占如此亲热，以为他二人一定又有什么渊源，看来太尊所说的什么差使，论不定就要被申某夺去了。于是有些不看风色的人，偏偏跟了他二人到暖阁后面，听他二人讲话。又有些醋心重的人，一旁咕嘈说道：“人家好有门路，巴结得上红差使，不要说起是一桩事情轮不到我们头上，就是有十桩八桩也早被手长的人抢了去了。我们何必在这里碍人家的眼，还是走开，省得结一重怨。”又有些人说道：“我偏不服气，我定要在这里听他们说些什么，有什么瞒人事情要这样鬼鬼崇崇的！”

一千人正在言三语四，刺刺不休，忽见斜刺里走过一个少年，穿着一身半新的袍套，向一个老头子深深一揖道：“梅翁老伯，长远不见了！小侄昨天回来就到公馆里请安，还是老伯母亲自出来开门的，一定要小侄里头坐。小侄一问老伯不在家，看见老伯母还只穿了一件单褂子，头也没梳，正在那里烧水煮饭，所以小侄也就出来了。今日凑巧老伯在这里，正想同老伯谈谈。”又听那老头子道：“失迎得很！兄弟家里也没得个客坐，偶然有个客气些的人来了，兄弟都是叫内人到门外街上顿一刻儿，好让客人到房里来在床上坐坐，连吃烟、连睡觉、连会客，都是这一张床。老兄来了，兄弟不在家，衰渎得很！”又听那少年道：“老伯，小侄是自家人，说那里话来。”又听老头子道：“老兄这趟差使，想还得意？”少年道：“小侄记着老伯的教训，该同人家争的地方，一点没有放松。所以这趟差使虽苦，除用之外，也剩到八块洋钱。”老头子道：“你已经吃了亏了！到底你们年纪轻，是没

有什么用头的。”少年听了不服气，说道：“银钱大事，再比小侄年纪轻的人，他也会丁是丁、卯是卯的，况且我们出来为的是那一项，岂有不同人家要，白睁着眼吃人家亏的道理？”老头子道：“你且不要不服气，你走了几个地方？”少年道：“我的札子一共是五处地方，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完的。”老头子说：“你又来五个地方，只剩得八块洋钱，好算多？不信一处地方连着两三块钱都不要送。如今合算起来，每处只送得一块六角钱。我们是老迈无能了，终年是轮不到一个红点子，像你们年轻的人，差使到了手了，又如此的事负那差使，这才真正可惜哩。”少年道：“依你老伯怎么样？”老头子道：“叫我至少一处三只大洋，三五十五块钱总得剩的。”少年道：“人家送出来何尝不是三块、四块，但是自家也要用几文。人家送了这笔洋钱来，力钱总得开销人两个。”老头子把嘴一拨道：“你阔！你太爷要赏他们，他们跟惯州县大老爷的人，那个腰里不是袋饱的，就稀罕你这几角洋钱？叫我是老老面皮，来的人请他坐下，倒碗茶让他吃，同他们谦恭些，是不犯本钱的。至于力钱，抹抹脸，我亦不同他们客气了。人家见我如此待他，就是我拿出来他亦不好意思收了，所以这笔钱你就乐得省下，自己亦好多用两天。至于你说什么零用，却是没有底的，倘若要阔，一天有多少都用得完。但是贪图舒服，也很可不必再出来当这个差使了。”

老头子只管絮絮叨叨不住，少年听了，甚不耐烦。齐巧随风占同申守尧在暖阁后面谈了一回也走了出来，申守尧是认得那两个人的，便问少年道：“你同梅翁谈些什么？”少年正待开口，却被老头子抢着说了一遍，无非是怪少年不知甘苦，不会弄钱的一派话。少年听了不服气，又同他争论。申守尧便从中解劝道：“这话怪不得梅翁要说，你老兄派的几处地方，总还在上中字号里头。他们现任大老爷，一年两三万的往腰里拿。我们面上他就是多应酬几文，也不过水牛身上拔一根毛。所以兄弟也是出差，

每到一处，等他们把照例的送了出来，我一定要客气，同他们推上两推，并不说嫌少不收，我只说：‘彼此至好，这个断断乎不敢当的。不过在省城里候补了多少年，光景实在不好，现在情愿写借票商借几文。’如此说法，他们总得加你几文。有些客气的，借的数目比送的数目还多。“少年道：“开口问人家借，借多少呢？”申守尧道：“这也没有一定，总而言之，开口出去、伸出手去，不会落空就是了。”少年道：“到底这借票还写不写呢？”申守尧道：“你这人又呆了，钱既到手，抹抹脸皮，还有什么笔据给人家。倘若一处都写起来，要是一年出上三趟差，至少也得二十来张借票，这笔帐今辈子还得清吗？不过是一句好看话罢了。况且几块钱的小事，就是写票据，人家也不肯接手的，倒不如大大方方说声多谢，彼此了事。”

三个人正说得高兴，不提防随风占站在旁边一齐听得明明白白，便插口说道：“守翁的话呢，固然不错，然而也要鉴貌辨色，随风驶船。这当中并没有什么一定的。”众人见他一旁插口，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不觉都楞在那里。申守尧便替他拉扯，朝着一老一少说：“这位是新选蕲州右堂姓随，官印叫风占，宦途得意得很，不日就要到任的。而且是老成练达，真要算我们佐杂班中出色人员了。”一老一少听了，连忙作揖，极道仰慕之忱。申守尧又替二人通报姓名，指着年老的道：“这位姓秦，号梅士。同兄弟同班，都是府经。”又指年少的道：“这位学槐兄，今年秋天才验看。同太尊第二位少奶奶娘家沾一点亲，极蒙太尊照拂，到省不到半年，已经委过好几个差使了。”随风占亦连称：“久仰。”又道：“恰恰听见诸公高论，甚是佩服。”秦梅士道：“见笑得很，像你老兄指日就要到任的，比起我们这些终年听鼓的，到底两样。”随风占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不过兄弟自从出来做官，一直是捐了花样，补的实缺，从没有在省城里候补过一天。不过这里头的经济，从前常常听见先君提起，所以其中奥妙也还晓得一二。”

众人忙问：“老伯大人从前一向那里得意？”随风占道：“兄弟家里，自从先祖就在山东做官；先祖见背之后，先君也就验看到省，一直是在山左的；等到兄弟，却是一直选了出来，侥幸没有受过这苦。虽然都是佐班，兄弟家也总算得三代做官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有你老哥这般大才，真要算得犁牛之子、跨灶之儿了。但是老伯从前是什么一个诀窍，可否见示一二？”申守尧道：“你们不要吵，且听他说。老成人的见解一定是不同的。”

随风占道：“先君从前在山东听鼓的时候，有年奉首府的札子，叫老人家到各属去查一件什么事情。先君到了第二县，我还记得明明白白的，是长清县。这长清在山东省里也算一个上中缺，这位县太爷又同先君稍微有些渊源。到了长清，见面之后，他就留先君到衙门里去住。先君一想，住店总得化钱，有得省乐得省，就把铺盖往衙门里一搬，横竖衙门里空房子多得很。先君住的那间屋子，就在帐房的紧隔壁。当时住了下来，本官又打发门上来招呼说：‘请太爷同帐房一块儿吃饭，衙门里大厨房的菜是不能进嘴的。’帐房师爷要好，又特地添了两样菜，先君吃着，倒也很舒服。谁知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本官就下乡相验去了，离城一百多里路，来回总得三四天。临走的时候还同先君说：‘老兄不妨在这里多盘桓几天，倘若要紧动身，一切我已交代过帐房了。’先君以为他已经交代过帐房，总不会错的。第三天，先君觉着住在那儿白扰人家没有味儿，就同帐房商量，说就要走的话。帐房答应了，先君先回到屋里收拾行李。停了一会，帐房就叫人送过两吊京钱来，说是太爷的差费。先君此来本想他多送两个的，等到两吊钱一送出来，气的话都说不出！”申守尧道：“两吊钱还比两块钱多些，现在一块洋钱只换得八百有零。”随风占道：“呀呀呼，我的太爷！北边用的小钱五百钱算一吊，一个算两个，两吊只有一千文，合起洋钱来还不到一元三角。”申守尧道：“那亦太少了。”随风占道：“就是这句话了。所以当时先君

见了着实动气，就同送钱来的人说：‘我同你家大老爷的交情并不在钱上头，这个断断乎不好收的。’那人听了先君的话，先还不肯拿回去，后来见先君执定不收才拿了。帐房就在隔壁，是听得见的。那人过去把先君的话述了一遍，只听得帐房半天不说话，歇了一回才说道：‘两吊不肯，只好再加一吊。这钱又不是我的，我也不便拿东家的钱乱做好人。’先君一听隔壁的话，知道不妙。等到第二趟送来，这时候顶为难：倘若是不推，明明是同他争这一吊钱，面子上不好看，无奈只得推了一推，那送来的人自然还不肯拿回去，先君也就自己转圜说道：‘论理呢，这个钱我是不好收的，但是你们大老爷又不在家，我倘若一定不收，又叫你们师老爷为难，我只好留在这里，师老爷前先替我道谢罢。’诸公，你们想，这时候倘若先君再不收他的，他们索性拿了回去，老实不再送来，你奈何他？你奈何他？所以这些地方全亏看得亮，好推便推，不好推只得留下。这就叫做：见风驶船，鉴貌辨色。这些话是先君常常教导兄弟的，诸公以为何如？”大家听了一齐点头称妙，说：“老伯大人的议论，真是我们佐班中的玉律金科！”

正说得高兴，忽见一个女老妈，身上穿的又破又烂，向申守尧说道：“老爷的事情完了没有？衣裳脱下来交代给我，我好替你拿回去。家里今天还没米下锅，太太叫我去当当，我要回去了。”申守尧不听则已，听了之时，怪这老妈不会说话，伸手一个巴掌打的这老妈一个趔趄，站脚不稳躺下了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

却说申守尧因为跟他拿衣帽的老妈说出他的窘况，一时面上落不下去，只得嗔怪老妈不会说话，顺手一个巴掌打了过去。不料用力过猛，把老妈打倒了。偏偏这个老妈又是个泼辣货，趁势往地下一躺，说了声：“老爷，你尽管打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起来了！”说完了这句就在地上号啕痛哭起来。幸亏这时候，有些小老爷因为方才站班已经见着首府，他们说话的当口，早已散去十之八九，此时所剩不过五六个人，被他这一哭，却惊动了许多人，一齐围住来看。申守尧只得红着脸，弯了腰去拖他，拖不起来，只得尽着骂他。骂了又要还嘴。气极了，举起腿来又是两脚。那老妈见老爷动手动脚，索性赖着不起来，只是哭着喊冤枉。府衙门里的号房、把门的出来吆喝都不听，后来还亏了本府的门政大爷出来骂了两句，又说拿他送到首县里去，方才住了哭。站了起来，拿手在那里揉眼睛。此时弄得个申守尧说不出的感激意思，想走到门政大爷跟前敷衍两句，谁知等到走上前去还未开口，早把他看了两眼，回转身就进去了。申守尧更觉羞赧，无地自容，意思又想过来趁势吆喝老妈两句，谁知老妈早已跑掉，靴子、帽子、衣包都丢在地下，没有人拿。申守尧更急得没法。随风占说：“可惜兄弟还要到别处拜客，否则就叫我的跟班的替你拾了回去了。”申守尧道：“不消费心。”

几个人当中，毕竟是老头子秦梅士古道热肠，便说：“守兄的衣帽脱下来没有人拿，我们怎么走呢？”说完，喊了一声：“小狗子。”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厮应了一声，跑过来叫了一声：